

汪曾祺



书画

汪曾祺书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书画 / 汪曾祺著 ; 冷雪兰编.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34-0903-2

I. ①汪… II. ①汪… ②冷… III. ①文艺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5916号

汪曾祺书画

出版人: 王亚民

著者: 汪曾祺

编者: 冷雪兰

责任编辑: 王冠良

设计: 冷雪兰

设计协力: 孙洪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印刷制版: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1/8

印张: 2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34-0903-2

定价: 186.00元

dar (18/10)

汪曾祺书画



我的画画，自娱而已。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一个人一辈子留下这四句诗，也就可以不朽了。

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

一九九二年

编者记

汪曾祺的书画大多送朋友了，子女手上的画稿并不多。因此想起来选一些他的文字，揶揄一揶揄画册。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字太好，舍不得不用。

汪曾祺自述其“多写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时代”。连万顺酱园的连老大，卖水果的叶三，《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故人往事》里的戴车匠和收字纸的老白，他的“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保夕”的祖母，甚至那个担心“将为人神不喜”而出面求告放生老牛的甲长丁裁缝……站在今天这个惟实惟利的物质世界，回望那个已经消逝的平凡而有诗意的人世风光，真是岁月安稳，人心笃定。——年节时俗，民风乡情，做人的切实安定，人与人相与的单纯温雅……历史兴衰，朝代更迭，但祖辈们世代积淀下来的生活样式以及蕴藏其中的诗意礼仪之美一直留存；这一切，让汪曾祺充满了敬意与深情。

“再使风俗淳”，这是汪曾祺对人世的热情和期望。

汪曾祺的书画也和他的文字一样，有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性情，他的悟识，他的趣味，还有他的情绪。

我的父亲是个画画的，在我们那个县城里有点名气。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画画。每当他把画画的那间屋子打开，支上窗户，我就非常高兴。我看他研了颜色，磨了墨，铺好了纸；看他抽着烟想了一会，对着雪白的宣纸看了半天，用指甲或笔杆的一头在纸上比划比划，划几个道道，定了一幅画的间架章法，然后画出几个“花头”，然后画枝干、布叶、勾筋、补石、点苔，最后再“收拾”一遍，题款，用印，用按钉钉在壁上，抽着烟对着它看半天。我很用心地看了全过程，每一步都看得很有兴趣。

（《两栖杂述》一九八二年）

紅樞堂照秦時月黃菊
 幸開陶
 今花大
 歲十年
 淑一夢興
 君子坐
 喫播茶



壬午年初冬
 遊湖南樞
 長源公
 壬午二月二日
 初雪寫菊
 曾後記



我没有正式学过画。我父亲是画家，年轻时画过工笔画。中年后画写意花卉。他没有教过我。只是在他作画时，我爱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

我对四王、蓝田叔没有太大兴趣，及见徐青藤，陈白阳及石涛画，乃大好之。

我作画，大体上有一点构思，便信笔涂抹，墨色浓淡，并非预想。画中国画的快乐也在此。

我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
(《文章杂事》一九九三年)



種菊不安翁
他宅遠意長

昨夜落秋
霜隨風

自俯仰

一九三三年

十月廿七日

日就星八月

潘景祺

晴女現

汪明在旁

曠者之意



我有很多年没有听见斑鸠叫了。

我的家乡是有很多斑鸠的。我家的荒废的后园的一棵树上，住着一对斑鸠。“天将雨，鸠唤妇”，到了浓阴将雨的天气，就听见斑鸠叫，叫得很急切：

“鸹咕咕，鸹咕咕，鸹咕咕……”

斑鸠在叫他的媳妇呢哩。

到了积雨将晴，又听见斑鸠叫，叫得很懒散：

“鸹咕咕，——咕！”

“鸹咕咕，——咕！”

单声叫雨，双声叫晴。这是双声，是斑鸠的媳妇回来啦。“——咕”，这是媳妇在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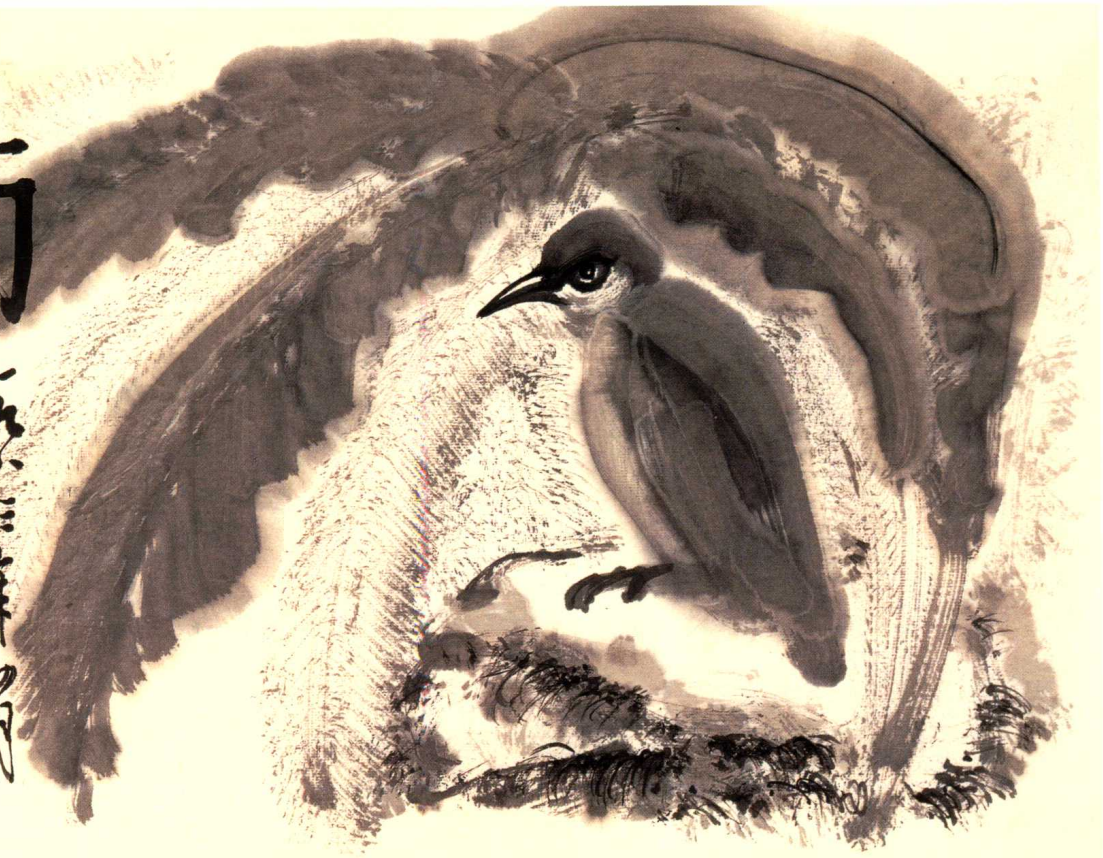
是不是这样呢？我一直没有踏着挂着雨珠的青草循声观察过。然而凭着鸠声的单双以占阴晴，似乎很灵验。我小时候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谛听着鸣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的，凄凉得那么甜美。

我的童年的鸠声啊。

（《天山行色》一九八二年）

雨

一九六三年四月
汪曾祺画



下雪

雪花想下又不想下，
犹犹豫豫。
你们商量商量，
自己拿个主意，
对面人家的房顶白了。
雪花拿定了主意了：下。

热汤面

擀面条的声音，
切白菜的声音，
下雪天的声音。
这种天气，
怎么出去买菜？
楼上楼下，
好几家，
今天都吃热汤面。
“牛牛！牛牛！
到副食品店去买两块臭豆腐！”

駘
陽

二六三年
四月
汪平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褻读了字纸，会遭到天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

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鹭文”了（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故人往事》一九八五年）